

流放紫禁城

走向共和 晚清历史报告

【插图本】

张建伟 著



流放紫禁城

走向共和 晚清历史报告 「插图本」

张建伟 著

走向共和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放紫禁城/张建伟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

ISBN 978-7-5354-5215-3

I. 流…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0876 号

策 划: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敖 露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125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8 千字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版前言

历史上的事情，今人毁，后人誉，昨天还是宝贝，今天便成弃儿，反反复复，了无终结，这很正常。由于新史料的发现，更由于新认识的产生，历史，可以说，就是不断地证伪。

由此观之，所谓“定论”便显得可笑了。因时代需要，因权力定夺，因利害攸关，因愚昧狭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一时可否，都不是科学态度，既使硬性“盖棺论定”，其实是盖不住，也定不了的。而历史倒是经常证明着：所谓历史定论不过是某一时间段的历史霸道。

一般说来，对待历史现象，时过境迁，阅历增多，意气渐平，再回头看过去，可能会客观些，全面些，公正些。而这样一看，往往也会修正点什么，使“定论”的持有者或者捍卫者感到那么一点不舒服。但这就是历史研究，它对是否得罪了谁人，是无所谓的。

本着这样的看法，本书重述了本世纪初年的一个故事——流放紫禁城。

读者肯定觉得熟悉这个故事。一部名《慈禧西逃》的电视剧已经上演过了。从历史叙事时间上看，确是同一个故事。

但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想想看，这个国家闹了义和团，弄得大乱起来；然后就是八国联军来了，把中央政府赶到了大西北；再然后，逼迫着政府把朝廷大臣几乎全杀了，还让中国人每人赔他们一两银子。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后来人该怎样叙述它？

我觉得要痛定思痛。挨了一巴掌，疼，总要想一想，为什么会弄得这么疼？

这结论原先是有的。说是有人“卖国”，不让老百姓“爱国”，所以人家就来打你了，所以就打疼了。这结论特别正确，正确得不必再说什么了。我们觉得，只要把卖国贼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历史的使命还不是很圆满地完成了！

然而，这是一根什么样的历史耻辱柱呢？我们仔细地审视它，发现在它的上面，深深地刻着两个字：道德。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义书写的历史。

道德,是的,就是它。它在历史中像个老练的编辑,删掉它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保留它认为重要的东西。它更像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总是承认那些已经得到确认的充满道德正义的东西。它永远正确,正确得消灭了历史。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

以道德的名义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阴阳的总和,一经提出,既无商量的余地,或褒或贬,故事只好在此结束。间接也就认为亿万生灵的出处,好多国家的命运都由一个人或少数的贤愚不肖决定之,与其他因素都无关系,而只有破口谩骂的人看得清楚。^①

我们一旦进入这种道德化的历史,总能发现充满感情和正义的纯净简单:你是好人,他是坏人;大灰狼坏,母兔子好。

然而,这真是我们的历史吗?当我们说到历史这个沉甸甸字眼的时候,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个敌人失败了,一个主义胜利了,一个人成了爱国主义者,另一个成了卖国主义者——我们看到的历史常常就是这样的。

但历史却不是这么一个随便设置的简单电脑游戏。在历史研究出现之前,我们不知从何处来,我们只知道历史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点。而所谓历史,这就是说:人类要收拾思想,汲取教训,然后再接着往前走。

只有在历史上的“极端年代”,才会出现关于历史的“极端口号”。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极端年代”:历史中的“主义之争”,已逐渐失去意义。

我们已经不再这样看待历史问题:它是姓“中”,还是姓“西”?

我们已经能够这样看待历史的作用:它在我们前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以后,还会再次走在那生活中,让极端、偏执、以喧嚣代替思考的历史局面宣告退场,阻挡它们别在今天和今后重演。

这只有放弃以道德的名义来书写历史才能做到。放弃了道德化的历史说教,历史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照亮自己,接受一连串新的提问。否则,历史就像朱熹所说:“好像在看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在打架。打架有什么好看?”^②

但放弃以道德的名义书写历史,是件决不轻松的事情。在废墟遗址和衰落的历史中漫步,脚步本来已经很沉重,何况,它常常还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历史品格,甚至,需要历史时机。

^①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台湾允晨公司 1989 年版,P258。

^② 引译自《朱子语类》卷 123。



但时机总会到来,因为我们有时间。在历史中,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坚实牢靠的历史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脆弱的历史声望巩固下来。

“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1998年6月24日于北京西坝河



目 录

修订版总序·····	001
第一版前言·····	007
第一章 母子君臣·····	001
1. 国旗与饭碗·····	001
2. 玉碎瓦全·····	006
3. 金纽扣热汤圆·····	011
4. 对表·····	018
5. 吴永接驾·····	028
6. 罪“己”诏·····	039
第二章 士大夫的末日·····	045
1. 父与子·····	045
2. 状元殉葬·····	051
第三章 太子党·····	060
1. 第一种忠诚·····	060
2. 太上皇的最后日子·····	065
3. 天上人间·····	079
第四章 军机大臣·····	084

1. 蜕变的革命传统·····	084
2. 出恭自杀记·····	087
3. 死不瞑目·····	095
 第五章 荣禄——政客肖像·····	 098
1. 不在名单上的人·····	098
2. 政治青春奏鸣曲·····	099
3. 中南海牌局·····	105
4. 乱云飞渡·····	108
5. 两个大炮的故事·····	115
6. 死里逃生·····	123
 第六章 爱国的坐标·····	 128
1. 琦善与鸦片战争·····	128
2. 林则徐的两份遗产·····	136
3. 第三条道路·····	144
 第七章 东南无战事·····	 148
1. 张謇易帜·····	148
2.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62
3. 永远说不的人·····	176
4. 总督的最后抉择·····	182
5. 东南互保议·····	187
6. 悲歌一曲“骆宾王”·····	191
 第八章 鬼子们的鬼胎·····	 200
1. 与鬼为邻·····	200
2. 紫禁城大游行·····	203
3. 《赛金花自述》·····	210
4. 瓦德西来华·····	214



- 5. 试金台书院·····218
- 6. 娘子关·····221

第九章 李鸿章——政治家肖像·····225

- 1. 两广独立案·····225
- 2. 洒泪珠江·····230
- 3. 感觉大上海·····233
- 4. 框中人·····242
- 5. 两栖人·····246
- 6. 世间已无李合肥·····253

第十章 回銮·····261

- 1. 《辛丑条约》·····261
- 2. 袁世凯接班·····265
- 3. 回归紫禁城·····276

庚辛西狩大事记·····281

参考引用书目·····297

后记·····303

>>>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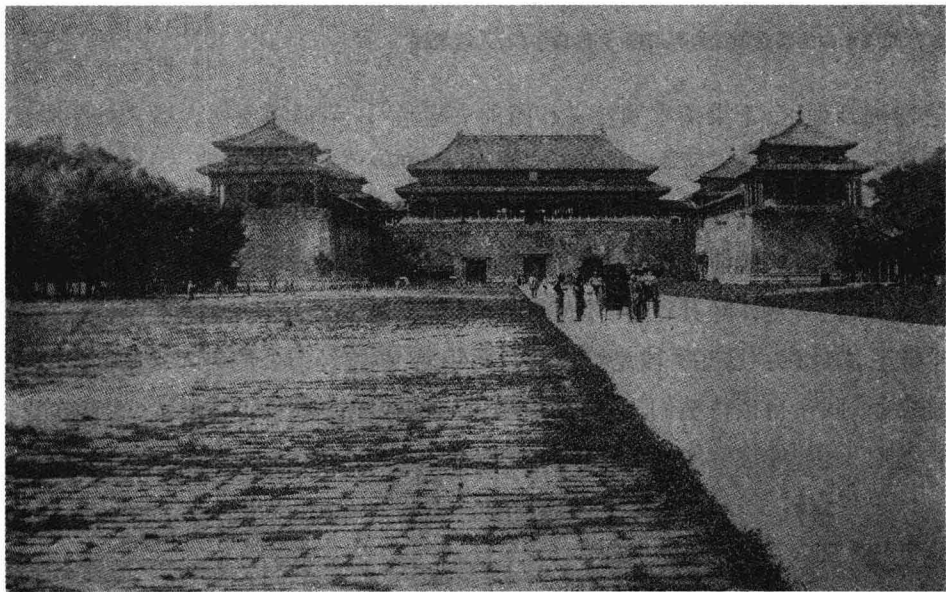
母子君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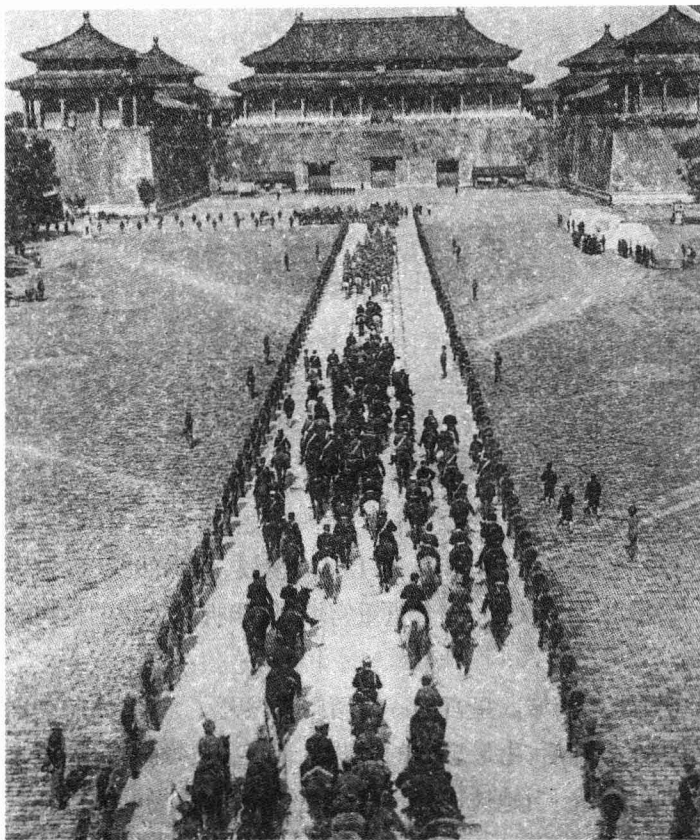
1. 国旗与饭碗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8月15日,凌晨,夜仍然深沉,偌大的紫禁城一片漆黑,空旷无人。隔着重重宫墙,仍能听到尖锐的枪声和沉闷的炮声。

几辆马车驶进紫禁城。皇宫的一扇暗门忽然开了,一名太监高擎宫灯,从门里出来。随后,由最忠诚的太监总管李莲英搀扶着,慈禧太后步履维艰地走出来。当她被扶上马车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大臣和宫



▲1900年的紫禁城午门



▲八国联军由德国元帅瓦德西带领，列队进午门，入紫禁城

女都屈膝下跪。慈禧扫了他们一眼，登上了马车，其处境的悲惨令人震撼。

辕马起步了。其余的马车紧随着第一辆，蹄声嘚嘚，踏在硬硬的砾石板上，声音响了几分钟。然后，宏伟的王宫周围又是一片寂静和黑暗，直至黎明——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第一天。

几天前，军机大臣荣禄入见。其时，西方联军正在

进攻通州地区，李秉衡率领着义和团前去阻敌^①。荣禄问慈禧太后：“如果拳民战败了，北京为洋人所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慈禧太后显然深思熟虑。她说：“你应该知道贾谊的对敌策略吧？建三表、设五饵而已。”所谓“三表”者：以情愉、以爱愉、以好愉也。所谓“五饵”者：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声乐以坏其耳、高堂遥宇以坏其腹、隆礼厚爱以坏其心也。太后说：“这些手段是管用的。两年前，我曾经请公使夫人来咱们皇宫里面游玩，我亲自招待她们，她们都很欢乐。这些洋人虽然向著皇帝，不喜欢我，但我有手段，准定教他们把意思转过来。”

但仅仅过了一天，老佛爷就慌神了。

^① 详见本书作者的另一部历史报告《最后的神话》，第14章。



8月12日,联军陷通州,北京城破之日,已是屈指可待。40年前,英法两国联军就把大清朝赶到了热河;今天,八个国家的联军来了,谁能抵挡得住?那天,慈禧召见荣禄8次,召见载漪5次,晚上也没休息,军机大臣全班“叫起”5次。但所有的军机大臣“皆默然不发一言”。

两天后,14日中午,载澜匆匆入宫通报:“老佛爷,洋鬼子来了!”

军机大臣刚毅随着跟进来,也吼着:“有兵一大队,驻扎天坛附近。”

太后说:“别慌,恐怕是我们的回勇,从甘肃赶来护驾的。”

刚毅说:“不是呀!都是外国鬼子。请老佛爷即刻出走。不然,他们就要杀来了!”

那天晚上,慈禧仅仅睡了一个时辰,便召见军机。但6位军机大臣,只有刚毅、赵舒翘、王文韶3人到了。

慈禧说:“他们(指荣禄等另外3个军机大臣)到哪里去了?想必是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和皇帝二人不管啦!无论有什么事,你们3个人一定要跟随我走!”

她忽然又对王文韶说:“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颠簸之苦。你随后再赶来罢。”

王文韶说:“臣当然尽力赶上。”

这时,光绪皇帝忽若惊醒,对王文韶说:“是的是的,你快快尽力赶上罢。”

慈禧又对刚毅、赵舒翘说:“你们两人都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

接着便做逃亡的准备。慈禧匆匆地化了装:一身蓝布衣服,好像乡间农妇的样子,看来是早就预备好了。梳了一个汉人妇女的头,也是平生第一次。妆罢,太后瞅着自己镜子中的样子,叹口气说:“谁料到今天这样地步!”

三辆平平常常的骡车,偷偷地进了宫。所有的车夫都没戴官帽。

夜3时30分,所有妃嫔齐集,太后下谕:除皇后外,谁也不准随行。

这时,珍妃大喊了一声:“皇帝应该留在京城。”

太后立刻对身边的太监说:“把她扔到井里去!”

光绪皇帝跪下恳求。太后大怒,道:“起来!这不是讲情的时候!让她就死罢!好惩戒那些不孝的孩子们!教那些人看看,他到羽毛丰满的时候,就来啄他母亲的眼睛啦!”

李莲英等遂将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一口大井中。

光绪皇帝悲愤得发抖。慈禧太后说：“皇帝，上你的车子吧。把帘子放下来，免得有人认识。”

又对李莲英说：“我知道你不太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

又把车夫召过来，嘱咐道：“你们要尽力赶路。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们不要说话，由我跟他们说。就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老家去。”

当此危急之时，只有慈禧太后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

于是两宫启程，出神武门而去。其时夜色如漆，紫禁城失去了它的主人。



▲ 珍妃像

所有这些史料记载，都不如后来慈禧本人的回忆更生动。那时，她已经度过危难，是在一种闲适的气氛中(译文)：

洋兵是不是已经进了城，宫里完全不知道，只听着枪弹飞过。那声音全像猫儿叫——“喵、喵、喵”！

我正疑心哪里有这许多的猫儿。当时我正在梳妆，忽然又听得“喵”地一声，一个枪弹从窗格子飞进来。那弹子落在地上，又跳又滚，待我仔细认着明白，真个是弹子，这才又惊又怕起来。才要向外边查问，一眼瞧见载澜正跪在帘子外面，颤着声、颤着气奏道：“洋兵已进了城。老佛爷还不快走！”

我这才慌忙起身，急问皇帝何在？说在某殿上行礼，我叫赶紧通报。

原来，这一天刚好碰着祭祀，皇帝正在那里拈香，听着叫唤，急忙前来，头上还戴着红缨帽子，身上穿的是补服。



我道：“洋兵已到，咱们只得立刻走避，再作计较。”

皇帝更着了慌，就要跟着我跑。

我道：“你瞧你这样的服色，哪里好走出去？”

这才千手百脚，把朝珠呀、缨帽呀，一起儿都胡乱抛弃了，一面又撕撕扯扯地给他把外褂卸了，换上了长袍。我呢，也改换成乡下人的装束。

我们娘儿两个，就此一同出走。那时，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顾不得携带，单单走了一个光身。

一路踉跄步行。一直到了后门外，才瞧着一乘骡车，问了骡夫，知道是载澜的车子。我就带着皇帝急急上车，赶叫向前快走。

他们（指军机大臣们）都是沿途找雇骡车；到了德胜门外，大伙儿才到，算是稍稍聚集了。又怕洋兵追赶，不便屯留，便一气直前上道，昼夜趋行。

头一日，宿在贯市，多方设法，好容易才觅到几乘驮轿。

由贯市赶到岔道，都宿在破庙中，要求一碗粗米饭，一杯绿豆汤，总不得找处。比较逃荒的老百姓更为苦恼。^①

慈禧回忆中所说的贯市并非城市，乃是距北京西直门70里外的一处集市。就在那里，慈禧一行遇到了镖行李家。

李家是京北一带镖行头领。当太监高呼“皇太后皇上驾到”时，见从车上走下来的，乃一个乡间村婆，一个乡下汉子，李家人都不禁大吃一惊。但这位镖行头领不曾失了礼数，赶紧山呼万岁，并弄来了几乘驮轿。慈禧大喜，立刻喊“赏”，才知道无物可赏。翻检了半天，发现竟带着一面黄龙国旗，便赏了李家。从此，李家镖车走镖，高插黄龙国旗，旁边还树起一块牌子，上写：太后亲赏。当其时，国内商民没有插国旗的惯例。李家头一个吃螃蟹，从此名声大噪。^②

奇怪的是，史料中说，李家“富而侠”，慈禧一行竟没在李家弄些吃的东西，便又匆忙赶路了。可能亡命心切，竟忘记了饥饿。

当天晚上，下雨了。慈禧一行只好宿在一座破庙里。她忽然觉得又渴又饿又冷，要李莲英去弄点吃的喝的来。李莲英冒着雨出去了。好半天功夫，见李莲英双手捧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走了进来。庙里只点着一根洋蜡烛，很微弱的光，照着那黑乎乎的东西，很有些奇异。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② 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

忽见李莲英跪了下来，大声道：“请老佛爷进膳！”

慈禧吃了一惊，一挥手，把那黑乎乎的东西打到地上。“什么东西！”她问。

李莲英爬着，把那黑乎乎的东西再拿到手里，说：“老佛爷，饭碗摔破了。”

微光下，慈禧使劲盯着那东西。不过是半块残瓦，犹滴淌着雨水。她叹了口气，说，“就找不到一只饭碗么？”

李莲英跪着，再次把那残瓦举到慈禧面前：“这就是饭碗了。”

慈禧伸出手，但竟没有接。好久，她又叹口气，道：“算啦。今儿个，就睡吧。”

慈禧本人的回忆：当天晚上，慈禧和光绪的“睡床”就是从驮轿上卸下的一条板凳。母子二人背靠着背，坐在那板凳上，睡了。^①

估计那半块残瓦在慈禧的睡梦中始终晃来晃去的。因为睡不着的光绪皇帝听到了慈禧咬牙切齿的喃喃声。他细心地倾听着，辨析出慈禧说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光绪明白了：即使在流亡中，母后心中的仇恨还在发芽。

2. 玉碎瓦全

时间回溯8个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12月19日，冬雪覆盖着京都紫禁城。傍晚，太监总管李莲英带进一份密电：“康有为逃到了英国，英国人庇护他，虽然悬赏10万两黄金，但英兵的卫护太严，没办法抓到他。”其时，慈禧太后刚刚传膳，脸色骤变，忽地站立起来，说“此仇必报”。然后，厉目四射，见桌边有一把玉壶，便抓在手里，高高举起，狠狠摔到地上，随着一声爆响，切齿说道：“所以志也！”

一年前，1998年9月21日，大清朝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光绪皇帝被囚瀛台，慈禧太后再次训政。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慈禧太后与康、梁之间的仇恨竟然始终不能化解。

这是私仇，并非公愤，生根发芽，愈演愈烈。

但英国的庇护使敏感的慈禧太后看到了事情的背后倾向：西方列强支持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再次训政。英国是西方列强领袖，英国的倾向，几乎就是西方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各国的共同意向。因此，慈禧太后，一个搞政变的老手，她看出来，戊戌政变的雷声还没有沉寂，国际关系的天际又凝集了乌云。

许久以来，这个大清朝实际上的女皇，热衷于漫不经心地动动指头，把国王们当成小棋子一样挪来挪去，废掉一些人，把别的人扶上王位。这是最能使她神经兴奋的事情。她早就把整个国家看成是她的赌注，看成属于她一人的私产。“我才是皇帝——女皇！”这声音响在她心中，被她看成决不能更移的事实，甚至，连一点更移的暗示也不准有。而且，她认为，废不废掉某个皇帝，这是她的家事，与国事无关，与国际关系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三十多年啦，她一次次发动政变，废掉旧皇帝，扶上新傀儡，屡试不爽。但这一回怎么啦——戊戌政变过去一年多了，那事情似乎始终没完。皇帝还在，而且有西方人的支持！她生怕某一天早晨，睁眼一瞅，那真正的皇位又是光绪的了！这提心吊胆的日子简直没法过。

而且，她并没有真正地废掉光绪皇帝。她当时的地位是训政，这就是说，她仅仅是在帮助皇帝执政，而在形式上，真正的皇帝仍然是光绪。这太危险了。只要有一天，朝臣们认为她已经没有能力帮助皇帝执政了，或者，西方列强，比如英国，认为她没必要训什么政了，那么，她的地位便岌岌可危，终将祸起萧墙。

一年多来，她感觉到危险一天天迫近，终于迫在眉睫。捕拿康有为而不得，不过是一个信号，更危险的东西就在肘腋。她心里明白，要彻底摆脱这危机，只有一个办法：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彻底废掉光绪帝，像过去多次做过的那样，树立一个年龄小小的、最好是不懂事的傀儡任她当猴耍。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搞宫廷阴谋，她是个中老手，自觉万无一失。

先是发布公告：光绪皇帝病了，本年内应该举行的一切皇帝升殿仪式，以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好家伙！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年的活动都不能出席了。皇帝这病，可是不轻。

继而遍请名医：谕令所有督抚都要向朝廷推荐医生。“母后”为“儿臣”请医治病，真是慈母的关怀。然而，真来了那么多名医，就不怕露馅吗？不怕。人吃五谷，孰能无病。诊病时，按例不得面对“龙颜”，一根长长的细线牵着，还真能摸准了脉象，见鬼去吧！但要你们来看病，谁敢说没病？说不准，又得说出病来，一个医生说出一种病，十个医生就能说出十种病。一个人同时生十种病，那就是大病。后面的事情，还不就是“慈母”说了算！

然而，算盘打得如意，事情并不如意。慈禧太后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她的如

意算盘惹出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关键在于这一信息的“公开化”。在一个专制国家，皇帝，甚至某位大臣的“病”与“没病”，往往都是表面的文章，它的依据是“需要”。需要你病，你就得病，不需要你病，你就是真有病，对外界报道也是“健康”。公开的事情无不隐藏着不能公开的政治秘密，或者，政治阴谋。

当光绪皇帝的病状像蝙蝠一样在黑暗中飞翔的时候，也正是人们纷纷猜测其中所隐蔽着的政治阴谋的时候。

慈禧太后，这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女皇，太自信了，太着急了。她自信皇帝的“病”能使她找到猝下杀手的充分理由。她着急一旦皇帝被废掉的那一天，她还没找到一个新的傀儡皇帝。

于是，她在皇帝“病”的时候，便开始物色新皇帝了。那几天，她似乎特别清闲，经常让王公大臣的小贝勒们到紫禁城里玩，老太太就瞅着他们玩，很欢喜的样子。

哦，这可不寻常。老太后什么时候喜欢起小孩子来了。听说，她对她的亲儿子，那个死去的同治皇帝都不喜欢。现任皇帝光绪，她从小看着长大的，也不见她怎么喜欢。这不，他刚刚 28 岁，亲政没 10 年，就把他给弄下来了。现在，她又开始喜欢起孩子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哦，明白了，每当老太后“喜欢”孩子的时候，那就是她要换一个皇帝了！

什么叫欲盖弥彰，这就是。

终于有一天，英国公使窦纳乐来到了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简称总署），代表整个西方世界，“请求”派西医给光绪皇帝“诊病”。

其时，李鸿章早已下野，总署大臣是庆亲王，满脸堆笑说：“鄙国为皇帝已经请了多位医生，怎敢劳动贵国。”

窦纳乐说：“贵国是中医，我们请的是西医，总没有坏处。”

庆亲王只好千恩万谢，说是要上报太后，再给回报。

当天，庆亲王就此事奏请皇太后，慈禧“不准”。回报窦纳乐，请“再奏”。再奏，又“不准”。如是者再，窦纳乐说了实话。

那天，窦纳乐和法国公使一起来到总署，对庆亲王说：“挑明了说吧。我们各国推荐医生给皇帝看病，不是为了治病吃药。原因是贵国皇帝病重的信息，让我们感到‘举动离奇’，有些骇人听闻。我们各国商定验看大皇帝的病，其实是为了解释我们心里的疑问。而且，我们此举，不是我们自作主张。我们已经奉